

光 恩

期四十四第

月四月三年〇八九一

的耀榮有了成裏心們你在腎基

(節 27 章 一 西 羅 歌)

望 盼

Deep in me, Lord, mark Thou Thy holy Cross
On motives, choices, private dear desires;
Let all that Self in any form inspires
Be unto me as dross.
And when Thy touch of death is here and there
Laid on a thing most precious in mine eyes ---
Let me not wonder, let me recognize
The answer to my prayer.

懇求我主基督： 在我心靈深處，
銘刻主聖十架， 永為標記屬主！

使我一切動機， 取捨、私衷、愛慕，
凡此百態“老我”， 碎棄盡如灰土！

時或主賜感觸： 哀一至寶事物，
本期多蒙扶助， 詎臨喪亡之苦——

使我無須驚異， 只當憑信認出：
此原是我祈求， 已蒙應允賜福！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

吳老牧師

By Hans R. Waldvogel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這話聽來似乎太嚴厲了。「到底 神要什麼？爲什麼祂不先作一些事，好讓我們能信任祂呢？」這是猶太人所要求於 神的。而且當耶穌還在世的時候，也說了一句類似的話。祂說：「除非你們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 神要我們相信，只因爲聖經上是這麼說的，不需要別的理由了。

聖經是要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祂製作我們好與衆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使徒行傳二十章32節說：「我把你們交託 神和祂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這個基業是永恆的、無玷污的和永不衰殘的。是耶穌基督爲我們所預備的極大、極寶貴的福氣。 神要我們憑著信心來承受，不但相信 神能作成，而且相信祂已經作成了。祂已經爲我們買了這個大基業。已經買好了。不管目前環境如何，只要來接受就好了。我們需要好好地學習：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

神命令我們要大膽地來到施恩寶座前（來四：16），因爲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除非如此，否則我們就不要希望會從主那裡得著什麼。 神說：「這樣的人不

「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雅一：7）從上下文看來，「這樣的人」大概是指常常禱告却仍然疑惑的人。第一天相信，第二天又不信。「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羅炳森師母的日記中有提到她帶著疑惑來求神醫治她的病，而神如何拯救她脫離此種光景。這段記載使我得到很大的幫助。那時她看到別人已經得著醫治，而她還沒有。於是她像希西家一樣「如同白鶴鳴叫」著說：「祢爲什麼還不到我這裡來？爲什麼？爲什麼？」她說：「在極度緊張中，我到處尋求人的幫助。有時充滿了希望，有時又灰心喪志。連續幾天火熱，接著又落在失望、焦慮、甚至冷淡的光景中。」

後來有一位弟兄請她讀摩西的故事，其中提到耶和華指給他看一塊磐石，說：「你站在上面，我要讓我的榮耀從這裡經過。」（出卅三：31，32）讀完以後，這位弟兄就問她說：「當神指給摩西看那塊磐石時，你想他作了些什麼事？」

「他就去站在上面。」

「然後呢？」

「我想他就在那裡等榮耀經過。」

「他還作了什麼事？」

「我想沒有再作別的事了。」

「真的嗎？」

「真的。」

「可是如果 神沒有馬上從那裡經過呢？」

「摩西只能在那裡等，直到 神真的經過。」

「你想摩西會不會變得不耐煩、焦慮，怕 神忘了祂的應許？」

不需要別的解釋，羅炳森師母已經明白自己就是處在那樣的光景中。她已經從聖經中明白 神上好的旨意是要醫治病人，醫治她。她知道藉著耶穌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她明白耶穌代替了她的軟弱，而且耶穌基督實在是我們承受 神所有應許的保證。神的應許無論有多少，在基督裡都是是的，也都是阿門（林後一：20）但是因為她身上的熬煉已經很長久了，所以她就焦急起來。現在她醒悟過來，一定要站在磐石上，不可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跑到馬路上去看看榮耀來了沒有。於是她相信榮耀一定會來，後來果然很奇妙地來到了，是在她丟掉所有的疑惑和憂慮之後。

彼得前書五章7節說：「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意思就是我們不但要相信一定會從 神那裡得著所需要的，而且要確實地將所有的憂慮交給祂。

我年輕的時候，別人想催我早一點兒全時間服事主。就在那種情形下我學了這個寶貴的功課。我裡頭的確有 神的呼召，多少有點兒曉得 神要我服事祂。可是不希望讓別人來催促我，也不願意勉強自己。於是 神給我話說：「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詩卅七：5）

在我內心深處有很大的喜樂，因為知道 神要親自成全這事。我把那個經節寫

在每天上班要坐的木椅子上，我看了不知多少遍。每一次看，都爲「祂必成全」這句話而興奮。漸漸地，環境似乎愈來愈不可能。但在心裡面我知道這件事已經交給主了，祂必成全。

經過了好幾年，神終於成全了。祂作得那麼美好，完全是照著祂的方法。但如果我先勉強自己，或是聽從別人的催促，或是憂慮，則事情的經過就不會那麼完美了。

我很喜歡 神所說的「必」這個字。祂說：「他們必得痊癒。」我爲何還疑惑呢？那只會延長我的痛苦和爭戰而已。聖經說：「無論求什麼，就必得著。」我爲何不接受呢？

耶穌在自己的家鄉不能行什麼神蹟，因爲他們不信。說來也很奇怪。那些人聽見他在迦百農所行的，就說：「回到家鄉來行同樣的神蹟吧。」但他行不出來，因爲他們的出發點不是信心，而是那憚。他們想看神蹟，却不要榮耀耶穌基督。他們說：「他只是個木匠的兒子。」他們沒有完全信任祂，所以祂什麼都不能作。

事實就是如此：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信心就是要超越過各樣的環境和一切的不可能，因爲 神是得勝的，耶穌基督已經打勝仗了。「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裏都是是的，也都是實在的。」（林後一：20）這個教訓在新約中已經講得太清楚了。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而這就是魔鬼常常攻擊我們的地方。

我們看自己的肉體，就說：「也許我那時候作錯了，也許我根本不會相信。也許……，也許……。」這就是疑惑。每次我們這樣疑惑和憂慮，就是在偷竊祂的能力、尊貴和榮耀。

我應該怕憂慮如同怕其他的罪一樣，也許應該更怕一點才對。這是一個容易纏累我們的罪（來十二：1）。我們實在不知道自己這個人是多麼充滿著不信。它已經滲透到每一個細胞。只有當試驗臨到，我們才會曉得。然而 神的話幫助我們說，耶穌是信心的創始者，而祂在聖經中所說的話應該叫我不能不信任 神，相信神要成就每一個應許。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我需要操練信心。每次我面臨考驗，不論有多大，都記住 神允許這個考驗臨到，目的是要我找到出路。這出路就是耶穌基督自己。但如果我們為自己找別的路，則 神的目的就錯過了，我們也不會榮耀 神。聖經已經很清楚地講明說，神要我們倚靠祂。

使徒彼得告訴我們說，神藉著耶穌基督復活重生了我們，是要我們得著那不會朽壞、不會玷污也不會衰殘的產業。祂已經從死裡復活，光這一點就已經夠奇妙的了。而我想祂復活是為我，神為了我叫祂復活，使祂成為我的救主、我的醫生、我的救贖主和我的一切，這不是非常地奇妙嗎？

神必須叫基督從死裡復活。基督必須受苦並進入榮耀裡。而現在祂必須向我們這信的人顯出祂莫大的能力來。聖經說祂要作王，沒有說祂要失敗。當我們去天堂

的時候，祂永遠不會說：「哦！在那次特別的環境中，在你那次經過的大試煉中，我幫不上忙，因為我實在無能為力。」不會，祂永遠不會說那樣的話，祂永遠有辦法。

使徒彼得接著又提到「百般的試煉」。他說這些試煉是必須有的。爲什麼呢？不是要叫我們失敗，乃是要叫我們的信心被試驗後，「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前一：7）當金子在火中熬煉時，會感覺到熱度，那極高的溫度，但不會被燒掉。火只能使它純淨。照樣我的信心在火般的試煉中不會失敗，也不會被燒掉。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聖經中有關信心的經節，就會得到很大的幫助。我們會發現信心就是完全地倚靠主耶穌基督，而不是看我們能不能相信，也不是倚靠自己的聖潔、能力和想法。只要相信 神已經叫基督從死裡復活的事實。

基督還活著嗎？是的！祂就是生命。祂就是道路。祂在這裡！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嗎？當然是！祂現在願意像從前那樣向人顯現嗎？是的，更加願意！

祂說：「我要往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那裡去。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就必得著。」在試煉中帶著此種信心與耶穌同行，就必有大喜樂。反之，若存著疑惑不定的心，就必遭受大苦難。神要從你裡面把所有的疑惑拔掉。

信心是從 神的話來的。神的話是絕對的，也是確實的。「你的話永遠安定在天！」若我晝夜思想，它就會在我裡面產生信心來。

這也是 神國的開始。一個人出去撒種，很不幸地，種子好幾次都落在堅硬的土壤上，不然就落到長滿荊棘的心田裡。何爲荊棘？祂說：「今生的思慮。」（太十三：22）就是使你掛慮的那些東西把道擠住了。我必須丟掉那些東西。

神在我身上的一個大得勝就是把荊棘拿掉。我剛信主的時候很會憂慮，不但爲身體，也爲靈性憂慮。這使得我很小心地過日子，但也因此負荷著一大堆掛慮。可是當 神將耶穌基督顯給我時，我就安息了。那是很奇妙的經歷。

誰能進入安息？如何進入安息？希伯來書四章3節說：「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相信什麼？相信 神所已經作成的。

當以賽亞來見希西家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必要死。」他應該死心才對，可是他不要。希西家經歷過他的 神，所以他不死心。

他禱告以後，那位曾經宣判死亡的 神就宣判了生命。這太奇妙！然而這個宣判還需要經過考驗， 神說：「三天以後，你必要痊癒。」

希西家說：「我要一個預兆。」 神就給他。

你我今日也有一個預兆。是什麼呢？就是 神兒子的復活。就是 神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使祂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

了，又使祂爲教會作萬有之首（弗一：20-22）。

感謝 神！祂是頭，我只是個小小的肢體，爲何我不更多地信任祂呢？

我們所以會失敗，就是因爲自己去選擇那比較容易走的道路。我們找醫生、上醫院、去藥房。有一次半夜兩點有人找電話來，說：「我太太病得很嚴重，請你過來爲她禱告，好嗎？因爲這麼晚了，叫不到醫生，藥房也都關門了。」所以在這種時刻，一個五旬節的傳道人勉強派得上用場！

哦！一定要找到 神並尊重祂！亞伯拉罕一生榮耀了 神。他因著信就不軟弱，反而愈加剛強。試煉愈久，他愈被熬煉，就愈抓住 神的應許，他的信心也愈加堅固。這就是真實信心的表號。信心是在試煉中增長的。在軟弱中，我們因著信得以剛強。信心的英雄是在爭戰中才變得勇猛。

我們這個人被試煉、受熬煉都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使我們得到真實的信心，叫我們能與衆聖徒同得基業（西一：12）。但我們常常輕看信心，不明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

就是藉著信，我們披上主耶穌基督，不爲自己的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神容許我們受試驗，不只是給我們得勝的機會，也是給耶穌基督一個得勝的機會。藉此祂能向全世界證明祂是無所不能、信實可靠、永不改變的。

神就是要向全世界證明這件事。祂如何證明？就是藉著相信祂話語的兒女們。

榮耀的器皿 —— 烏西·內勒生平簡介(B)

一九三六年，深愛其母的亞瑟，開車載內勒太太到俄亥俄州，重溫孩童與少年時代的舊夢。烏西誕生於俄亥俄州的西達維拉（Cedarville），是歐桃莉和歐約翰（Dolly & John Walker）夫婦唯一的孩子。在宗教信仰上，歐家夫婦屬浸信會，經常上教堂去。當烏西十來歲時，也加入浸信會。烏西在朋友中間是一個受人歡迎的女孩，她們常常在一起玩耍和惡作劇。

烏西的母親一生有各樣的病痛和難處。事實上，她非常虛弱，甚至她的雙親並不指望她存活、長大。雖然烏西的母親在健康一方面有缺欠，但是在意志、勇氣和膽量一方面一點也沒有欠缺。她可以毫不在意地騎上一匹有生氣的馬，或在漆黑的暴風夜裏駕駛一輛輕便的馬車，奔馳五哩之遙的路程。她對神很有信心，宣稱主會在這特殊的時候，一路上使超自然的光射在車輪上，直到她安抵目的地。至於烏西的父親，是一個老實、勤快的工人。她雙親優秀的品質與榜樣，的確影響著正在長大的烏西，並且在她長大後的性格裏反映出來。

歐家父母決定儘可能讓烏西受最好的教育，所以送她上離家僅三哩之遙的韋伯佛斯大學（Wilberforce University）就讀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所大學不但有文科

，而且一八八七年以後，得到州政府的補助，成立了師範和工業聯合學院，使學生在實際上能適合各種不同的職業。

烏西大約在十九歲時入學。她熱衷於大學裏的社交生活和學術生活。她有很多重要而且特別活躍的活動，其中有一項是選擇衆合唱團中的一個參加，在那裏她大地發揮了她女高音的嗓子。

烏西在依莉莎白夫人 (Madam Elizabeth Keckley) 的指導之下，成爲一個很優秀的裁縫師。這位夫人是林肯夫人住在白宮時的私人女裁縫師，也是其密友和親信。烏西也受教於傑出聞名的哈利布朗 (Hollie Q. Brown)，學習當衆演說的技巧，以致她在後來的年日裏，能夠用一種完全安詳、鎮定且清晰的語調吸引聽衆的注意力。

一八九六年，烏西從韋伯佛斯大學的師範學院畢業後，在南部的鄉村教了一年左右的書。她不僅在教室裏教導學生，而且在一些家庭裏教導成人。在她還沒有來以前，愛爾蘭的馬鈴薯視爲「豬吃的馬鈴薯」，以爲不適用於人體消化。當烏西這位老師來了，立刻教導他們認識這種蔬菜的價值，和烹調的方法。

由於烏西深深地覺得需要受更多的教育，所以在一八九八年的秋天重返韋伯佛斯大學。就在這時候，她遇見了一位英俊的年輕人亞瑟內勒 (Arthur W. Naylor)，他來自伊利諾州的春田市，也在同一個秋天裏進入工學院就讀。雖然亞瑟比烏西小七歲，却很快向她熱烈地求婚。一九〇〇年他們一道畢業。

在這當兒，烏西的家鄉和家庭發生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事情。有一位西達維拉村公立學校督察的太太，殘廢已有六年了，如果她要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必須由她先生夾在雙臂下帶著走。她接到一份芝加哥的陶威博士（John Alexander Dowie）所編的報紙，提到耶穌基督今天仍然沒有改變，可以醫治她。結果她憑信奉耶穌的名得着完全的醫治。

於是她向村裏另一位婦人作見證，這位婦人罹患嚴重的疝氣，有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若不圍上疝帶，一刻也站不起來。這位婦人相信了，並且得到痊癒。而且她一位癱瘓且厲害癲狂的姊妹也得到了醫治。連她丈夫的膀胱癌也痊癒了。

然後她去告訴歐太太，她仍然沒有改變。她也相信了。於是身上從孩提時期纏綿已久的疾病完全得到醫治。這些神蹟發生在烏西努力求學的時候。一九〇〇年二月十四日，她的母親加入陶威博士的教會——通常稱之為錫安城。

歐太太是一個非常熱心的婦女，當然很盼望她的女兒也能夠得到在她身上所發生的醫病真理。然而烏西尚未預備好接受這個真理。一則她的未婚夫無論如何也無法對這種信仰表同情。他是一個衛理公會信徒，即使死了也要做衛理公會信徒。

他們畢業後，亞瑟返回家鄉，而烏西應聘到芝加哥做專業裁縫師。一九〇一年他們結婚，定居在春田市。內勒太太到伊利諾州政府的職業介紹所做事。

他們一結婚，內勒太太就發現她先生由於有一次從馬上摔下來，身體殘廢，需要夾木支撐身體。他在婚前隱瞞了這些事情。照道理來說，這種事至少會給新娘

很大的打擊。許多人一想到這樣的欺騙，加上其他令人失望的事，即使不是離婚，也有足夠的理由分居。然而對烏西而言，好也罷，歹也罷，既已嫁給亞瑟，就繼續做個至死忠心的妻子。

內勒夫婦經常到春田市的衛理公會聚會，也參與親朋的社交生活。一九〇五年左右，小女孩伊蘿（Ilo）誕生了，二年之後小亞瑟（Arthur）誕生了，再過二年是露意絲（Lois）。

內勒一家一切都平平安安，一直到伊蘿四、五歲的時候，意外地被人從鞦韆上推落下來。一開始她的傷似乎不嚴重，但很快地就看見她的背受損了，而且每況愈下。雖求助於最好的專家，也沒有一個醫生和治療可以醫好她。伊蘿的脊椎骨彎曲了，不久就成爲一個無助且纏綿牀褥的殘廢，需要別人經常的照顧。

當人的幫助不見效時，內勒太太在失望之餘，決定尋求神的幫助，遂到錫安城去。這城是陶威博士建立的，專屬於他的教會會友。在這種情況底下，內勒太太必須帶著亞瑟和嬰孩露意絲和她一道去。她的母親爲了幫她忙也一道去，而內勒先生留在春田市。這是發生在一九一〇年二月間的事。

由於某些原因，伊蘿並未得着釋放，但是在這段爲着女兒尋求主的期間，她自己在前所未有的方式裏認識了祂。她到錫安城大約五個月以後，距他所住之地不遠的市鎮中心，舉行了一個帳棚聚會，係由一群執事帶領，有布魯克長老夫婦、羅炳森師母，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們是陶威博士從前的教會同工，自從受了靈浸以後，

就進入五旬節教會。內勒太太在好奇之餘，前往參加這些聚會。

內勒太太在那裏看見她前所未見的聚會。聚會一開始，他們帶的有點像貴格會的樣式：一群男女執事坐在講台上敬拜讚美主，會中有時肅敬靜默，有時唱詩或者由一、二位執事隨聖靈感動自發地服事，有說方言、翻方言的信息和強有力、充滿恩膏的談話，以及英語證道，講員顯然是個空器皿，聖靈真的藉著他在說話。有時候一、二位執事在聚會中或聚會後，走向會家中的某一個人，針對他們的情形說話，使他們恰好得着所需要的幫助。會衆當中有一些人是市鎮裏最受尊敬、頗具影響力的市民，有俗人也有聖職人員。

然而聚會當中最顯著的不是那些不尋常的服事和恩賜，乃是基督的同在有力、莊嚴且難以抗拒的顯現。這同在軟化且說服了那些最高雅、最有教養也最尊貴的人們，使他們在主和祂的道前謙卑俯伏下來。人心飢渴地要耶穌。執事們教導人們要追求認識祂——而非追求恩賜、能力或經驗，乃是單單要耶穌。爲達此目的，當然要受聖靈的浸。雖然許多人受靈浸時有方言，甚至得到最不平凡的方言，但是執事們並不強調說方言，也不教導人以此爲受靈浸的唯一憑據。

內勒太太很快就信服了她所聽到的合乎聖經的教導，以及執事們真實的服事。她的靈魂飢渴地要基督自己，而不是要一套有系統的教訓、一種敬虔的儀式或一個有名無實的宗教團體，她要的是「真實」，因此在這裏她得着滿足。

很快地，她得到一個強有力的靈浸，就在這時候，她說出自己所不懂的一種外

國話，但聚會中有一個完全聽得懂。並且她在唱靈歌，音調達到她天然所未及的高度，「甚至幾個區域以外的地方都聽得見，宛如鐘聲一般地清晰。」

有一天，當內勒太太在帳棚裏熱切地追求主時，羅炳森師母走向她旁邊一位著名的傳道人，神藉羅炳森師母爲他發出一個強有力的禱告，求神在這時候分給他各樣的恩賜和祝福。內勒太太自然會聽見這個禱告，於是她安靜且簡單地禱告道：「噢，神啊！你要不要也做同樣的事在我身上？」不久就很明顯地看見他這樣做了！

帳棚聚會結束後，執事們繼續在城裏最好的私人住宅之一舉行聚會。又有一些人也住進這房子，所以在一年之內又另外租了二棟房子，以供他們和主所帶來的訪客居住。這些房子簡稱爲信心家庭，內勒太太和孩子們也列在應邀到此居住的人中間。

一九二二年左右，她被任命爲執事之一，執事們通常被稱爲從事信心家庭事工的「器皿」。羅炳森師母的第一位同工說：「我們接納她成爲我們當中的一員。」「她的靈程比我們其餘的人還高。神做在她身上的工作比我們其餘的人還多。」屬於她生命中這段時期的二個經歷頗具教導性。內勒太太從年輕以來就非常敏感。如果有人糾正她、批評她或在某方面使她感覺受傷時，她會崩潰並且大哭。自從接觸到信心家庭的執事們以後，她發現這就叫做自憐，是該被釘死的已生命的一部份。一旦認識這件事，她開始熱切地求主釋放她從這種天性裏出來。過不久，又

有一件事使她感覺受傷，她開始大哭，但是她想起了她的禱告，於是立刻提起她的靈，憑信在主面前宣告道：「我不要哭。我不是在哭。我拒絕哭。我不要這樣。」她立刻得着釋放，而且主的釋放是那樣地完全，連她的女兒露意絲最近提到這件事時，也承認她幾乎無法想像她母親會因受到傷害而大哭。而且露意絲見證道，在許多場合裏，她母親可以很容易——甚至似乎是很有理由這樣做，但是她沒有。

有一次，主藉羅炳森師母對內勒太太說，她尚未完全了解並經驗到耶穌寶血的能力。因此她開始爲此熱切地禱告。過不久，在一次主日早上的聚會，她坐在講台上，主大有能力地臨到她。她在靈裏看見自己完全在寶血的遮蓋底下，從那以後，她至少比以前更了解基督寶血的能力，可以洗淨所有的罪。

內勒一家在信心家庭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內勒先生在春田的工作得以轉調到芝加哥，所以在錫安城另外租了一所房子供一家居住。他自己則於週末回家與他們在一起。這種情形一直持續至一九二〇年，直到情況顯示一家都住在芝加哥似乎較爲便利。

如此，內勒太太必須完全離開信心家庭和任何公開的服事，因爲伊羅需要她繼續不斷的照顧直到死之日（大約是一九二五年）。而且露意絲和亞瑟不斷地長大，也需要更多的關懷。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她真的連信心家庭一次的聚會也無法參加，也無法與她親愛的朋友們交通。她忠實地堅守她的崗位，服事一家的人。

然而她的伙伴同工們從未忘記她，但是由於這段期間，信心家庭裏出現新的訪

客和接受訓練的人，除了有時會聽見一些關於她過去的事以外，大部份的人都不認識她。

一九二八年左右，內勒太太的年老父母從西達維拉搬到芝加哥與內勒一家同住，這更加重了她的責任。她的父親搬來不久後就去世了，她的母親却活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一開始，母親可以幫助她料理一些家務，使內勒太太偶而可以出去參加聚會，而且有母親料理事務，她就走得開，可以有一點休息或變換環境。

最後，她的孩子們都長大了，又有母親幫忙，她就可以偶而外出服事，或在某一段時間離家在外。她的孩子們尤其明白有的時候她也需要休息和變換環境。因此，如上所述，她的服事大部份是藉著電話或在家裏做個人工作。

一九二五年，在信心家庭受訓的五旬節執事費尼夫婦（Mr. & Mrs. George W. Finern），到肯諾夏（Kenosha）開拓五旬節事工，並且在那裏服事了九年，後來接到芝加哥的邀請，遂把聚會移到芝城西部郊區的橡園（Oak Park）。他們在這附近服事了將近二十年。內勒太太在時間許可時就出席聚會，而費尼夫婦熱誠地歡迎她和她的服事。但她不能常常固定參加聚會，一部份原因是因為搭一趟火車，要花一個鐘頭以上的時間，加上聚會也需要花時間，她不能離家那麼久。然而只要主使她能夠去，或告訴她要去，她就去。

究竟有那麼多聖靈恩賜的內勒太太，是抱著什麼樣的態度去聚會呢？第一，她憑著「信心」去，正如有一次神的靈藉著她教導一位年輕的執事道：「要相信

神的旨意會通行在每一次的聚會裏。去聚會是爲了得著祝福。要期望你自己得著祝福。於是，她去聚會時把自己全然棄絕給神，正如一首她所愛的詩歌之一所表達的：「準備爲祢使用，或是不用放一邊。」有一次她說：「當我去聚會時，我告訴耶穌不要讓我尋找服事的機會，而是讓我不要錯過服事的機會。」神的靈會藉羅炳森師母教導她：「神的恩賜和選召是由祂自己所賜予，應當由祂自己所保有，也爲祂自己所使用。」她已學會了這個功課。

有一次她參加聚會，會衆當中有二位女士和一位男士坐在一塊兒。這些聚會很像錫安城的聚會，因此內勒太太在聚會中順服主的帶領，走向這位男士去服事他，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她對他說：「照著主的旨意去做，忘記你的腿。」

「照著主的旨意去做，忘記你的腿。」她重覆一遍。

「照著主的旨意去做，忘記你的腿。」她第三次這樣說。

每一次內勒太太這樣說時，女士們就笑得更厲害。後來她們對這種似乎不禮貌的舉止作了一些解釋，原來這位男士說來說去就是一直重覆地對她們說：「我覺得主要我這樣做，但我的腿好像涼了半截一樣，就是做不來。」

這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內勒太太的服事和以下這段經文：「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林前14：25）

一九三一年，福蘭（Frank Posta）是忠實地出席費尼夫婦的聚會者之一，如今他是紐約市Ozone Park的好牧人教會（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的牧師。他的獨特見證說明了內勒太太的服事所帶下的祝福。

「當我還是一個年輕人時，我覺得 神呼召我全時間在祂的葡萄園服事。其實我在芝加哥從事銀行業務，晚間則修一些聖經課程和其他相關課程。那時我覺得時候到了，我該到學校裏研讀更廣泛的聖經課程。我跟隨我許多年輕朋友們的腳蹤行，申請進入一間聖經學校，準備在下個秋天入學。

在我們教會裏，主日下午的聚會前，有一個禱告會。通常我們都在聚會前一個小時到達，以便有一段禱告的時間。就是在一次的禱告會裏，主藉著內勒太太改變了我整個生命的路程。

我只是有一次偶而認識了內勒太太，她幾乎不知道我是誰。有一個主日下午，主帶領她和費尼夫婦一道作崇拜。她從家裏出發必須搭很長一段路的火車，但她還是來了。當我在講台前禱告時，她來到我這裏說：『你對自己的一生有一些計劃。最好你不要照著這些計劃去做。有一扇門很快會向你打開。你要進入那道門。』

我聽到這些話時大大地驚訝，因為我根本未向任何人提到我的計劃。我知道是主在對我說話，於是我放棄了就讀聖經學校的計劃，不久 Ridgewood 五旬節教會的吳漢斯牧師邀請我到紐約市 Woodhaven 的信心家庭去。在那裏我得著啓發性的教導和裝備，預備主在接下去的幾年裏所量給我的服事。我要永遠感謝主的忠實婢女，因著順服所帶給我的祝福。」

有時候，主會帶領內勒太太參加在她家附近的一些聚會。當她去聚會時，她總是視自己爲會衆當中的一員。她一向沒有服事的意圖；事實上她一點也不認爲自己是一個執事。她並不驅策自己一直服事下去。有一次在這樣的聚會裏，她覺得主帶領她爲前面的一位姊妹按手禱告。她謙卑地走到她那裏，問她是否會介意這樣的服事。她得到的回答是：「不會的。」聚會完了，這位姊妹來對她說：「關於你問我是否可以按手在我頭上的事，我覺得很好，因爲聖經上說：『按手不可急促。』」

一九三七年，內勒太太的兒子亞瑟結婚了，並且住到印第安那州（Indiana），直到一九四一年他的工作又把他帶回芝加哥。二次大戰期間，賃屋殊非易事，何況又是在一座大城市裏。總之，亞瑟和妻子瑪格麗特搬回來住，內勒一家就有五個人了，其時內勒太太的老母親還活著。（露意絲在附近有自己的寓所，但是她常常和家人共進晚餐。）

大約有八年的時間，內勒一家大小住在一起，直到烏西內勒去世。從這件事來看，瑪格麗特對她婆婆的評語特別值得重視。瑪格麗特和內勒太太的背景完全不同，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也是衛理公會的會友，但無法分享她婆婆深沈的屬靈生命。瑪格麗特回憶道：「我從她那裏學了許多事情，她是一個非常通達的人。她試着去了解別人，並且能夠冷靜地和你討論事情。她很能適應環境，也有幽默感。雖然她有很多的宗教背景，但是她並不刻板。你可以很輕鬆地和她相處。她不會把自己的信仰硬塞給別人，如果你不照著她所感覺對的方向做事時，她也不會向你傳講

地獄的火和咒詛。當然她不會爲你說一個小小的白色謊言。舉例來說，如果某人掛電話來，你因著某些原因不想接這個電話，她不會告訴對方你不在的。你和她在一起時可以非常自在，然而你仍舊很尊敬她。」

至於亞瑟本人這樣說：「我不會拿我的母親去換一百萬個其他的人。她對我的幫助非常多。」而露意絲代表他的哥哥和她自己寫道：「我們熱愛家母。對我們而言，她是所有良善、恩慈與真實的縮影。我們知道她是多麼好的一位婦人。也幫助了許多的人。」那些認識她的人也會同意露意絲所看到的一點：「她似乎是一個樣樣都懂的人。」

至於內勒太太的老母親，一九三八時身體開始衰敗，其時大約是八十三歲。內勒太太寫信給一位朋友道：

「母親已經不那麼強健了，而且變得非常孩子氣，但不是像小孩子的樣式。我覺得非常可惜的是在這之前，她並未覺悟到自己最大的需要是領受聖靈的浸。」

神可以藉著聖靈大大地使一個人的身體復元。由於我是她的女兒，在靈性一方面不便太常服事她，只能爲她禱告。很久以來，我已經放棄告訴她一些事的念頭，因爲她總是看見事情的另一面。所以我只能求耶穌掌管這件事，由祂自己來指示她。祂知道怎麼做。在她邁向晚年的日子裏，實在非常焦躁、易怒，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爲什麼變得跟平常不一樣了。」

這是增加另一個重擔的起頭，而且持續了七年，需要內勒太太花愈來愈多的時

間照料她。她表面上看起來儘管有恩慈，但一生所表現的却是一個非常剛強、獨裁的人，因此要照顧這樣一個人，至少可以這樣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無限量的忍耐和智慧。但內勒太太得勝地背負起這個擔子，如同她背負所有其他的擔子一樣。

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二十日，她終於與世長辭了。葬禮之後，烏西內勒說道：「有好一段時間她每況愈下，在房間裏相當需要人照顧。這個月的初四她跌倒了，變得非常地無助……」

「有一段時間她很想離開這個世界。有一次她對我說：『如果某一個早上我離開了這個世界，只需要說一聲：榮耀！我不要任何人爲我哭泣。』……母親遂其所願地走了，神也擦去了我的眼淚。」

當我走向墓地棺材的前頭時，主大大地遇見我，我只能說：『讚美主！』祂對我那麼奇妙，非我的言語所能形容。我能夠說出：『哈利路亞！』

說真的，她是神醫治能力的紀念碑。一個並不指望能活過孩童時期的人，竟然比她四個健康的兄弟姊妹還活得長，而且活到九十歲左右，因爲主把她的生命從毀滅裏拯救出來，四十五年之久保守她免於疾病！而且由於她病得醫治的宗教經驗，直接或間接地使烏西內進入她的經驗裏，成爲供應許多飢渴靈魂的活水泉源。

「目前我已沒什麼用處，」內勒太太在剛才引述的信上繼續寫道：「當我停下來休息時，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地疲倦。」雖然照顧母親的擔子已使她精疲力竭，

但如今年屆七十一高齡，靈力健壯，神在召她回天家以前正可大大地使用她。

內勒太太有一樣顯著的特點，就是不管她多麼老，她仍然渴望在認識神的事上有長進。如果我們一窺她的家庭日常生活，這個特點在前不久她所寫的一封信裏尤其可以反映出來。原來朋友們送她一袋研經的書，當她收到時寫道：

「我相信我可以從其中得着享受。巴不得現在就開始讀，但我沒有辦法。只有當他們（指她的丈夫、瑪格麗特、亞瑟和她的母親）都上床時，我才能讀一點。如果白天我可以有睡眠的時間，當他們其餘的人都睡着時，我仍可以保持清醒……」

「我的服事大半是個人工作，但也接觸了不少的人。我樂意吸收所有能幫助我更了解聖經許多觀點的東西，因為我覺得一個人一定要熟悉聖經的主題，加上一顆能領會的心，使之簡單化，以便使那些靈性還很幼稚的人也能了解。」

在這些年間，內勒太太的訪客中有一對安得烈夫婦 (Mr. & Mrs. Charles N. Andrews)，係羅吉尼亞州佛城 (Fredericksburg) 裏 Fredericksburg Pentecostal Church 的牧師夫婦。安得烈牧師從孩提時期就認識內勒一家，也從她以前的服事裏得着許多幫助。在一次返回中西部的旅程裏，他和他的太太經過芝加哥時掛了一通電話給她，她就邀請他們去看她。底下這段拜訪的經過，最好引述他自己的話：

「半路上，我告訴我太太要不斷地注意聽主要說什麼，這也是爲主的緣故，即使表面上看起來不過是一次偶然的會晤，我聲稱主一定會藉著內勒太太說話。事情

果真如此。她用談話的語調說到這個又說到那個，但是當我們離開後，我們知道已得着了一些無價之寶般的教訓，而且存留至今。

「另外有一件事情，她提到有一天一位心碎的婦人來找她。她有一個大問題，曾找過一位五旬節的執事，得到的回答是『這件事必須禱告通。我沒有時間，而且你屬靈的份量不夠。』她就被留在這種情況中。內勒太太那同情的性格不由得對這位飽受憂傷襲擊的婦人說道：『讓我們把它帶到耶穌面前。』他們就這樣做了，於是每件事立刻明朗化了。」

「又有一次，一位婦人帶來一個陷入罪的女兒，大約十八歲左右。她要內勒太太想辦法對付這個坐在那裏生氣且富叛逆性的女兒。內勒太太看看她，不知道怎麼辦，於是靜靜地坐了一會兒。然後雙膝突然跪下，開始重覆地禱告著：『耶穌，我需要祢。』突然，這個悖逆的女孩受不了了，也跪下禱告哭著說：『耶穌，我需要祢，我需要祢。』」

「內勒太太提到有一次主告訴她在二週以後的某一天要去伊利諾州的錫安城。她說：『我的經驗是，當主預先告訴我幾個禮拜以後的事時，一定是那個時間會發生一些事影響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果真如所料，當那一天來到時，有一場猛烈的大風雪，而她的旅程有四十哩之遙，必須坐火車和汽車。」

「在此種情況底下，內勒太太的先生當然會傾全力反對她出門，而她也可能違背他。但奇怪得很，他沒有反對，所以她就出發了。這段旅途的最後一程是搭乘

汽車，到達錫安城時只見大風雪中路面積了好幾呎的雪，而且那晚一片漆黑。還好她相當熟悉錫安城，踏出冷車後立刻踩著泥濘的街道往前行。結果她陷入雪堆裏，過不了！於是她想到她沒有求問主往那個方向走，於是停在雪堆中認罪，接著求主指引方向，主也指示她在一片黑暗中當走的路。

「現今有許多人在展示『聖靈的恩賜』，吸引就近他們自己，並替自己的恩賜大作廣告，用這類的語句像『主如此說』，好讓別人知道主是藉著他們說話。因此不由得叫我們記起一些我們親身所認識的聖靈的『器皿』，他們通常而且事實上總是藉恩賜服事，却不吸引人注意『恩賜』。當聖靈藉著他們說話時，似乎那麼不費力而且那麼平常。如果一個人沒有受教的耳朵，根本不明白他所聽見的話是聖靈說的。內勒太太也是這樣的器皿。她所說的故事和教訓非常簡單，除非一個人在主裏注意聽，否則會錯過其中所要教導的事。」

的確，主使用內勒太太的主要方式之一是說一些簡單的故事，正如上述所吸引的例子，給那些來到她面前領受智慧之語的人教導和指示。一個人如果不是注意聽主的聲音，的確很容易錯過重點。主很少藉著她對一個問題給一個確定的「是」或「不」，而是把一個例子放在人的心智裏面，讓聰者自己作結論。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吳老牧師的姪兒愛德恩夫婦和謝卡兒（Karl Sailer）以及我太太和我本人有感動在 Adirondacks 置產，作爲一個永久的家供夏令營事工使用，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們是租地方舉行短期的夏令營。我們相信是主奇蹟似

的帶領，把我們領到一處待售且相當大的避暑之地，即現今的 Pilgrim Camp，約有三十四英畝，正座落於美麗的 Brant Lake。

我們立刻開始商討價錢，那實在不過是一筆小數目，但當時對我們而言似乎很大。當我們繼續進行這項計劃時，許多問題出現了。因為在迄今尚未嘗試過的範圍裏進行這樣的計劃，會連帶地牽涉到許多事情，又加上各種目前尚未看見的法律方面的複雜問題。這許多的原因使我們對於主帶領的真實性開始產生一連串的問題，不確定的感覺也跟著出現了。與這件事有關的每一位必須自己得着亮光和對於神旨意的重新肯定。結果，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經驗和故事。

所有這些事情毫無疑問是經過 神的許可，因此當我們往前進行，在某些方面遭遇更大的困難時，至終仍能站在堅固且充滿信心的地位上。這是信心的一步——對我們所有的人而言是一大步，必須去面對無數可能導至悲慘後果的事情，而 神每次只給我們關於下一步路的足夠亮光。

我在困惑的當兒，想到要打電話給內勒太太，用幾句話簡單地告訴她這項計劃。還好她是一個不需要知道她會作何反應，如果有的話，頂多是表示她有興趣禱告。（我知道單是禱告這件事已值得我打這通電話。）

於是有一個夜晚，我打了一通長途電話，告訴她這消息。而她就像平常一樣充滿了聖靈，隨時準備好幫助別人。當她聽完我十分簡短的重點式描述以後，就開始告訴我關於她的母校韋伯佛斯大學購置產業的故事。我不知她怎麼有這印象，以為

我是像平常一樣，在旅途中路經芝加哥，正從市鎮上打電話給她。但這一定是主所允許的，好讓她在通話中可以完全釋放。

雖然她的故事很長，但我知道最好不要打斷她。但是她一直講一直講，描述了許多的細節，我承認我有一點不安，因為我想到幾乎負擔不起的長途電話費正在往上加。結果我沒有吸收那許多的細節，但要點是抓到了——非洲衛理公會會督白但尼(Daniel A. Payne)囊中僅有十塊錢，却把自己完全交在「主大能的膀臂」中，奉主的名為韋伯佛斯大學購置了正在討論中幾近一千萬元的產業。

除了我的太太以外，我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這通電話的事。然而因此事的激勵，我們感覺我們的路真的沒有錯，雖然在達成交易以前，這條路上有許多似乎是無法越過的障礙。

但是在這一切難處發生以前，我們接到內勒太太一封註明六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

「首先，我很高興我不知道你是從紐約給我打電話，否則我恐怕不能很自由地告訴你那三個人的經歷。我真的好像不得不告訴你那件事。」

我不敢告訴你一定要購買那個產業，但是我一直感覺如果你這樣做，神會很高興而且要大大地祝福。神的確在隱密中行事，正施展祂奇妙的大事。我們既然祈求了，就交託給主。信靠祂。祂能夠做。」

一九四七年初，內勒太太寫道：「最後這幾個月以來，我不斷地提醒自己『我

知道我所倚靠的那一位掌管一切。』」顯然她正經歷一些困難的景況，但她就像以前一樣，繼續地往前行。

那一年的秋天我有一次拜訪她，告訴她我正在爲我們所共同認識的羅炳森師母寫傳記，她在一九三六年離世與主同在。從那時候開始，我一直在收集此書的資料，並寫一些東西。她快如閃光一般地說道：「你要榮耀地寫這本書，因爲她的一生就像榮耀的光輝。」最後此傳記寫成時，已是好幾年以後的事，我正在找一個標題作爲書名，突然我想到再沒有比「榮耀的光輝」(Radiant Glory)一語更適合描述全書了。事實上它是獨一無二的，而且是來自與羅炳森師母如此親密的同工口中，不由地使我特別高興。此書最末了的一句話對羅炳森師母的一生作了個總結，係摘自羅炳森師母對內勒太太所說的話：「內勒，總之除了基督耶穌以外，沒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就某方面而言，爲烏西內勒作最佳描寫的，也許是任紐約布魯克林康納西全備福音堂牧師二十年的歐非得(W. Ernest Oldfield)。他的一些描寫之所以特別有份量是因爲他個人與本世紀許多世界最傑出的基督徒領袖有接觸，不管不是屬於五旬節的。他所作的見證是烏西內勒生平最佳摘要。而且我應該補充一點，他所描述的事件發生時，很榮幸我也在場，那的確是我生命中最最感人，有力且值得紀念的場合之一，對他而言也是這樣。他的描述如下：

「我對內勒太太的認識很有限，但已足夠使我學到一些重要功課。從她和錫安

城信心家庭的其他同工身上，我發現「屬靈」這件事是不需要爲自己作廣告或嬌柔造作的。我相信她和其他我所遇見的人一樣，對神有一個親密的認識，雖然沒有壯觀的外表，也沒有在言語上或暗示性地作膚淺的宣稱自己的偉大。她講求實際的禱告，重視對身心有益的事物和神聖的事物，那樣有人情味又那樣聖潔。她所具有的常識，達到一種非常不平凡的程度。她可以聊天氣，而一個人却感覺被引向主，彷彿她是在解說以弗所書第一章一般。

「我第一次遇見她時，這些想法一點也不在我的裏面，因爲沒有人刻意向我提到她。事實上我是在伊利諾州錫安城一個有三個房間的小公寓裏，被引入一間簡陋的小廚房內見她，連我所期待的最起碼的通報也沒有。」

「那時我是大三的學生，在感恩節前後有幾天的假期。關於神在五旬節運動裏大能的顯現我很陌生，幾乎很少接觸這方面的事。然而和五旬節的人有來往後，在我裏面喚起了一種對神很深的、內在的飢渴。」

「不久人家告訴我小廚房隔壁第二個房間即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聖徒之一——羅炳森師母的起居室。至於我們在那裏所得着的幫助，我不知道有多少是由於羅炳森師母的信心，有多少是由於內勒太太的信心和她與神同行的內在生活。不管怎麼樣，神有祂的器皿，祂知道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使用他們。這個器皿不必也不要得名聲。榮耀全是主的。」

「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已記不得在那間不虛裝門面的房間裏所進行的談話

內容。我祇知道我們圍坐著一張桌子，上面有一些簡單的小點心招待客人。我不記得這些點心有沒有被動過。但我確實記得彷彿時空在短時間內消失了，天堂臨到了地上。我無法解釋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正如同我無法解釋神自己一樣。就我所知道的範圍內，我對所經歷的找不出所以然來。我知道在我裏面那深處的泉源裂開了，我哭著，那是來自裏面很深的嗚咽，從深處湧上來。

「過一會兒，祝福似乎消逝了。我不知道我們在那裏待了多久，我也不知道神在做什麼，至少不完全知道。但我知道我們被神充滿以前必須先倒空並得著釋放。有時候有一些強固的捆綁要先斷開。祂必須這樣做。當祂可以照著祂的方式做事時，祂要壓碎我們、劈開我們。石心要從我們的肉體裏除掉，好叫祂可以給我們一顆肉心。（結36：26）只有在這個時候，祂才可以把祂的靈放在我們裏面，使我們行走在祂的律例中。」

「以後，我更認識內勒太太。我發現她是在神裏面的一位屬靈巨子。但我覺得她已學會了一項功課，知道她不能利用主來求取自己的榮耀，只能把自己棄絕給祂，讓祂按著自己所喜悅的來使用她，這對一個要成爲別人的祝福的人，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功課。」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們接到她最後一封信，註明是五月二十一日所寫的：

「我知道你們正忙著籌備夏令營……在那幽美的湖畔，充滿神的靈同在的氣氛，而且人心雀躍。人心敞開是一項很大的鼓舞，激勵你們要把自己的心先向神

打開，恰恰成爲祂的靈所流通的導管，流向那些需被提起的顆顆疲倦的心，使他們重新振作，踏上新的一年……

「在身體一方面，我都覺得比以前好多了，雖然並不是完全好，但我仍然信靠耶穌，相信祂要帶領我渡過這一切。我最大的願望是更多地認識祂。當我讀聖經時，好像還有那麼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知道耶穌所流的血仍舊和當日一樣地有效。哈利路亞！這豈不是一件奇妙的事嗎？而且祂復活了，我們也同祂一道復活，可以行走在新造的生命裏，充滿那使祂從死裏復活的榮耀。而那住在祂裏面的靈也住在我們裏面，使我們的身體又活過來，且滿有榮耀。哈利路亞！何等奇妙的應許！」

三個月後，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傍晚，她和家人共渡一段可愛的時光，並且在晚餐後把一切弄整齊了，就退到自己的臥房休息。回想當時的情景，她似乎比平常更安靜一些。最後，露意絲回自己的公寓以前，進去房裏看她，發現她坐在她的椅子上，聖經攤開在她的面前，她正在默想、禱告。她們互相親嘴並道晚安——事實上是道別。第二天，烏西內勒就經過那「裂開的幔子」，進到「主的面前」，而且永遠不再出來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啓14：13）

內勒太太語錄

Truly, things are bright when we look at the Lord, but they are likely to be any color when we look other ways.

真的，當我們定睛望主時，事情就呈現明亮的顏色，但是當我們看別的地方時，它可能變成其他任何顏色。

The more we love Him, the better our service will be for Him.
我們愈多地愛祂，我們對祂的服事愈好。

要確實知道你是更多地被帶向祂自己，而不是被帶向爲祂所作的工，因爲你在祂裏面得到的更豐富，你爲祂所作的工就更偉大而且更好。這是自然而然跟著來的結果，並且更滿了安息與甜蜜。

給開始服事主的人的忠告

要留在耶穌的腳前。我們必須何等小心地留在低的地位。

繼續不斷地追求基督耶穌，並且單單要祂自己。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祂是我們「一切的一切」。祂也是我們的智慧、公義和聖潔。而事實上，祂是我們所需的一切。

當我們處於某種大的壓力和試煉之中時，我們很容易留在主的腳前，但是當神開始垂聽我們的禱告，挪去重擔並釋放我們時，這個時候我們要小心，在裏面要留給祂時間和空處作工，不要被那得勝的榮耀帶走了，以致不能再贏得其他更多的勝利。

等 候 神

羅炳遜師母

我們衆人既然做着臉，得以返照主的榮光，好像是從鏡子裏返照一樣，就被改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林後三：18，按校訂本聖

經譯）

不論何時，你能夠的話，就花幾分鐘時間單單等候耶穌——不一定禱告，而是單單等候祂，注視祂的榮臉；渴望祂的同在。開始時，你似乎不可能得到很多；但是，如果你抓住每一次這樣等候的機會，不久你的心就會渴慕祂，而祂自己的甘甜會臨到你，你們就會變成像愛人一樣，寧願溜出去一會兒好與祂同在。雖只一兩分鐘也不願去談話、閱讀、休息或吃東西。當你累了、或很急、很緊張時，在祂同在的寧靜中與祂相處幾分鐘，就會使你得歇息更甚於世上的任何事物。

如果我們更多定睛在耶穌身上，更少看我們自己、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試煉、我們的失敗和生活情形；更少看世界、肉體和魔鬼，我們就會越來越多返照祂的形象；剛硬、不潔、脾氣和自私就會消逝無踪，而被柔慈、純潔、溫和與愛取代了——就這樣，我們一直在變化而榮上加榮。

※你不明白，你若不尋求和我在一起的復蘇的時間，而在你掛慮的重擔之下，你早就崩潰了。不是我所說的什麼，乃是我，我自己。

——譯自「神的召喚」
"God Calling,"

——完——

本堂 訊 息

一、本堂陳玉科老弟兄於去年十二月30日（主日）下午三時，領受聖餐後被主接回家，安息主懷，享壽八十歲。安息禮拜於本年一月13日下午三時在溝子口教堂舉行。

二、樂教士應台中教會邀請，於去年十二月31日至今年一月3日至台中服侍主。

三、一月20日（主日）晚在溝子口教堂舉行受浸聚會，受浸歸入主名下者計：

弟兄：譚家治、劉念群、劉昱初、鄭鴻璋、陳白宗、吳淳、蔡永成、謝憲榮、伏嘉謨、陳誠仁、楊長盛、廖志健、賴正敏、李憲明。

姐妹：黃孫敏、溫式玉、林明月、劉曉芳、劉曉芬、張思慧、李秀琪、游玉敏、魏伊文、王幸玲、王雪如、曹育鳳、吳沁、羅吉琴、張麗玉、謝真玟。

四、樂教士、貝教士應台南、嘉義教會邀請，於一月21日、25日在南部服侍主。

五、本堂青年 張義祖 弟兄 於一月26日（週六）下午三時，在溝子口教堂結婚。
葉聖英 姐妹

六、本堂青年 何志宏 弟兄 於二月2日（週六）下午三時，假靈糧堂舉行結婚典禮。
祕秀芳 姐妹

願主大大賜福這兩對青年夫婦，在主真道上長進，愛主更深。

七、溝子口教堂擴建工程已全部完成。二月18、23日舉行本年度寒假冬令會。

基督教溝子口錫安堂聚會

兒童主日學	每主日上午九時
主日崇拜	每主日晚七時半
禱告會	每禮拜一晚七時半
姊妹家庭聚會	每禮拜三下午三時
靈修會	每禮拜四上午九時三刻
靈修會	每禮拜四晚七時半
弟兄會	每禮拜六上午九時三刻
青年聚會	每月最後之禮拜六下午三時
兒童野外佈道	每禮拜六晚七時半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 231 巷 34 號	
乘車：251 252 253 (往溝子口方向者)；指南 2 公路局：木柵、深坑、石碇、烏塗窟等線至溝子口站或考試院站下車。	



基督教公館錫安堂聚會

主日崇拜	每主日上午九時半
少年班	每主日下午二時半
兒童主日學	每主日下午二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二上午九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三晚七時半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1 巷 12 號	
乘車：10, 30, 60, 207, 208, 236, 251, 252, 253, 309, 南；欣欣 21, 22；中型巴士 2；指南 1, 2, 5，公路局木柵、深坑、石碇、烏塗窟等線	
兒童主日學	每主日上午八時
主日崇拜	每主日上午九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二晚七時半
家庭禮拜	每禮拜五上午九時半
青年聚會	每禮拜六晚七時半
地址：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 2 號樓上	
乘車：欣欣 17 18 市公車 5 45 55 中興巴士永和鎮中興街口站下車	

基督教永和錫安堂聚會

「你們不要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日子希伯來人，倒不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